PL
2463
Z7C46
1771
v.4

LIBRARY
OCT 1 2 1972

[redacted]

四書考輯要卷五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

論語

八佾第三

八佾舞於庭

白虎通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

諸公六六(共三十六人)爲行諸侯四四(共十六人)爲行　春秋

左傳(隱五)年考(成也)仲子(桓公母也)之宮。(隱公將讓位於桓公故以桓母爲夫人而爲別立廟至是始成而祭其主)將萬(舞名)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佾。用八諸侯用六佾。用六大夫四佾。用四士二佾。用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應八音而行八風。協八方之風。故自八

以下。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餘則不能盡物數。故以次遞減。公從之。於是初

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用天子禮樂。故宗廟之舞皆用八佾。隱公於仲子之宮用六以其殺於宗廟也。故曰初獻。曰始用。明前此皆不用也。

【禮記樂記】其治民勞者。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其舞行綴行列綴兆。遠。其治民逸者。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其舞行綴短。

【周禮春官樂師】凡舞。有帗舞。舞者執全羽。形如帗而色白。有羽舞。舞者執析羽。有皇舞。析五采羽爲之。有旄舞。以旄牛尾爲之。有干舞。執干以舞。兵舞也。有人舞。手舞。教樂儀。主出入。儀節必比於樂。

行以肆夏。樂名。趨以采齊。亦樂名。以此爲節也。

三家皆魯桓公之後。仲孫氏後改爲孟。孟者長之稱。言不敢與莊公同列伯仲叔季也。孟孫氏邑諸郕。叔孫氏邑諸郈。季孫氏邑諸費。

春秋左傳莊三十二年公莊公疾問後嗣立之人於叔牙。莊公庶弟對曰慶父叔牙同母弟材。材可爲後問於季友。莊公同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莊公太子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公以叔牙所對告季友也成季卽季友使以公命命僖叔卽叔牙待於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毒鳥也其羽最毒以畫酒飲之立死之。成季意欲奉太子般爲後。聞莊公告以叔牙云欲奉其母弟慶父爲後。恐叔牙輔助慶父作亂。故聞莊公之言。卽假以公命致叔牙。而使鍼季飲以毒酒。欲其先死以息亂而立太子般也。曰飲此則有後立其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許其立後。逼其速死以歸及逵泉魯地今屬山東曲阜縣而卒

立叔孫氏。使世其祿。此叔孫所由始也。〔又〕閔二年初，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其男女。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謂兩社之間。執政所在。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尊與父同。以其卦變為乾也。敬如君所。乾為君。故言貴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此季孫所由始也。

〔又〕初，公閔公。傅奪卜齮魯大夫。田，公不禁。公愛其傅。故弗止之。秋八月，共仲即公子慶父。使卜齮賊公弒公也。於武闈。共仲前此既不得立，適閔公又偏祖其傳，故使卜齮弒之。成季以僖公適邾。避共仲之亂。共仲奔莒，莒國也。今山東莒州地。乃入，僖公入也立之。立共仲之後。為孟孫氏。季友畏共仲之強。故奉僖公入而立其後也。以賂求共仲

於莒。求之欲正其罪。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今屬山東費縣地。使公共仲使也。公子魚請。請宥其罪。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即公子魚。之聲也。乃縊。其仲聞公子魚哭而歸。知公不宥其罪。故遂自縊而死。此孟孫氏所由立也。〔又僖元年〕冬。莒人來求賂。莒人以師來求送慶父之賂。公子友即季友。敗諸酈。魯地。公賜季友汶陽魯地。今屬山東汶上縣。之田及費。魯地。今屬山東費縣。季孫由是强盛。

雍徹天子徹祭乃歌雍詩。三家皆桓公之後。自立桓廟。魯本僭用天子禮樂。故三家祭桓廟。亦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不知其僭也。

〔詩〕周頌雝之篇。武王祭文王之樂歌。其詞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大牲。相予肆陳也。祀。假哉大也。皇考。

綏予孝子。宣哲維人。其爲人也宣明睿哲。文武維后。其爲君也文武悉備。言文王之德如是。燕安也。及皇天。能安人以及於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福也。既右尊也。烈考。亦右文母。太姒也。賦也。

林放　姓林。名放。魯人。字子邱。或謂殷比干子堅逃難長林山。因以林爲氏。唐宋皆從祀廟庭。明改祀於鄉。本朝復祀。改稱先賢林子。

泰山　岱嶽也。在今山東泰安府地。

風俗通　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之長。書舜典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燔柴祀天。望。山川有不能徧至者。故祇望而祀。秩。牲帛祀號之次第。於山川。詩魯頌閟宮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詹同瞻。禮記王制　五嶽

覜三公。覜其饔餼牢禮之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也。〔又 禮器〕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山卑以達尊也。泰山在齊魯境上。故二國皆得主其祭〔周禮夏官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

〔春秋左傳 隱八年〕鄭伯桓公。請釋泰山之祀。鄭有湯沐之邑在泰山旁。即祊邑也。天子巡狩。則來助祭。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今山東費縣地。易許田。魯邑。今河南許州地。成王以賜周公爲朝宿之邑。故魯人別立周公廟於此而歲祀焉。鄭伯以天子不復巡狩而許田距鄭近。祊邑去魯近。欲以祊田易許。恐魯人以周公之廟爲疑。故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春秋公羊傳 僖三十一年〕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秩次也。觸石而出。觸石理而出雲。膚側手也。寸按指也。而合。以手按之無有不合。言其嚮應也。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

泰山爾。〔史記封禪書〕管子曰。古者封增高其土。泰山。禪祭之名。亦增其土也。梁父泰山下小山。者七十二家。而夷吾管仲。所記者十有二焉。無懷氏。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俈。堯。舜。禹。湯。周成王。其十二君。

冉有冉求字也。魯人。與伯牛仲弓皆同族。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冉子。本朝因之。

家語冉求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門。為性多謙退。〔又〕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止也。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言欲聘之夫子也。季孫以告哀公。哀公從之。〔又〕子貢曰。恭老敬老

卹幼。慈幼。不忘賓旅。客之寄寓於此者。皆使之安其居。好學博藝。省物省錄諸事。而勤已職。勤於已職。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始終如一。堯舜篤恭以王天下。皆用此道。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言能助國君以宣德化。

【春秋左傳】哀十一年齊國書高無㔻帥師伐我。及清。清。魯地。今屬山東長清縣。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伐魯之故。若之何。求曰。一子守。謂季孫。謂守國中。二子指孟孫叔孫。從公禦諸竟。冉求欲令季孫守國。而孟孫叔孫從魯君禦齊師於境上。季孫曰。不能。力不能使二子禦諸境。求曰。居封疆之間。謂近郊之地。求言不過使二子居近郊之地以督兵。諒二子肯從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

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言二子既不肯出率兵。則季孫一人帥師往戰。背城者。言將奮死戰也。不屬不欲戰。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都邑居室者。衆於齊之兵車。較齊兵車倘衆也。一室一都之衆。敵車敵齊兵車。優矣。已可敵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二子憾季氏專政。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不能出戰。懦弱已極。將不可以為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有隨於公朝。俟於黨氏之溝。朝中地也。武叔呼而問戰焉。呼冉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二子所問。皆非已材力所能。故不言。冉子將以激孟孫叔孫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

乘。（蒐閱兵乘。將率兵禦齊。）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魯邑。今山東費縣地。）入三百爲已卒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魯南城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師（冉求所帥之左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探信之人。）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從而追之。）三。（言至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勇也。）

禮記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代孔子出也。）束帛乘馬而將之。（以將弔也。）孔子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言使其意不誠也。）

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儀禮(大射儀)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預期戒與射之人。肅恭將事。)前射三日。戒宰。(戒冢宰告以射日。)視滌。(溉射時所用諸器。)量道。(量定侯道遠近。)張侯。射前一日。設樂縣。(射時應奏樂器。)射日陳燕具。(陳燕飲之器。)席位。命賓。(同射之人。)納賓。主人(宰夫。)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下大夫。)媵(進也。)觶。將爲賓舉旅酬。公取媵觶酬。賓遂旅酬。主人獻卿。二人再媵觶。公又行(進也。)一觶。爲卿舉旅。(將以酒爲卿行旅酬之禮。)主人獻大夫。作樂娛賓。(射前燕禮畢備。)擯者請立司正。(所以監酒。)司正奠(安也)觶。洗。反奠於其所。(反安觶於其所。此將射安賓習儀也。)命有司納射器。弓矢。中。(閭中也。置紀射獲中之籌。)籌。(筭也。)豐。(可安射罰之具。)止於西堂下。總

衆弓矢楅。承矢器。皆適次。若今帷帳更衣之處。應置射器之所。而俟。遂比三耦。兩人爲耦。比耦。三耦次於北。西面北上。司射入於次。搢三。挾一个。搢三矢於腰。挾一矢也。出於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立物於庭。當射者所立之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進而射也。射三侯。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此司射先教射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作使也。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上射下射。所謂耦立之人。在左並行。北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猶間等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東行。皆當其物。當應立射之位。北面

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各視其侯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士耦則視豻中。合足竝足立也。而俟。以上所謂揖讓而升也。司馬正進與司射交於階前致命。命其射也。上射揖司射退。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更也。發以將行也。乘矢。四矢為乘。言更發矢而至四也。獲者坐言獲。射中。舉旌以宮射者既中。則跪而報獲。必舉旌而奏宮聲。偃仆也。旌以商。既已報獲。則仍仆其旌。又奏商聲也。卒射北面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及階中間。竝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射後取矢。射禮第一次事竟。又射。命耦取矢於楅。再射釋獲。君與賓耦射。公卿大人及衆耦皆射。射訖。取矢。數左右中算多少。司射設豐司宮士奉豐設於

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爵名)南面坐奠於豐上。勝者皆袒(露其裏衣以示勝也)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掩其外服以示韜晦之意)說(讀作脫)決拾。右執弛弓於上(弓背去弦)遂以執弣(弓柄)一耦出揖如升時。及階勝者先升、升者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以上所謂下而飲也)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三耦卒飲射爵觶。

(徧乃徹豐與觶。自後獻獲者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也乃徹豐與觶竟又將以樂射取矢數獲飲不勝者而後射事畢遂坐燕以終禮鄉射禮節目與大射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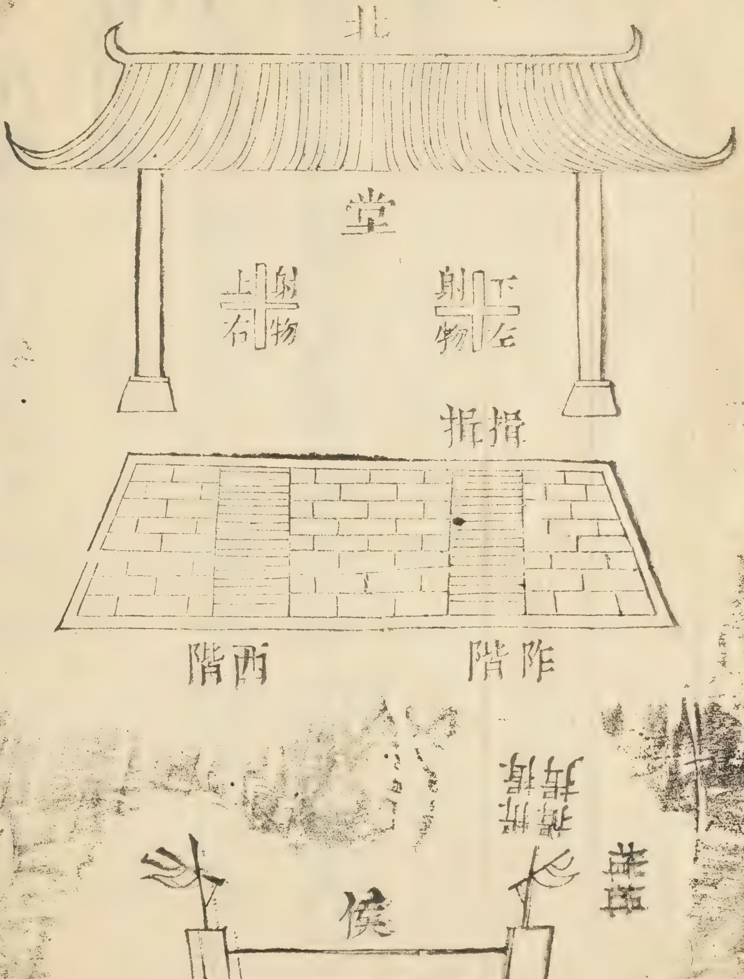
按射有大射賓射燕射鄉射皆所以習禮樂之事

也詳已載中庸射條其射之儀節莫詳於儀禮大射儀然委曲繁重恐學者不甚了悉今復撮其大要於後蓋射必立耦二人並進也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立此所謂三揖三讓而升也以俟樂作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復位此所謂下也俟衆耦升射各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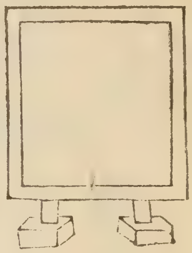
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興。揖。先降。此又升而飲所謂飲也。凡飲酒。賓主勸酬。拜送。今令不勝者立飲。故以爲罰也

又按射器。如侯矢乏楅決拾之類。非詳其制。不能備悉。今擇其要者。繪圖於左。或學者閱圖而知其意也

射圖



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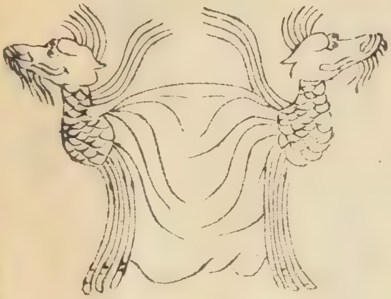


乏廣七尺以牛革鞔漆之。又謂之容，似今屏風之制。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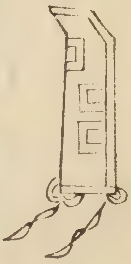
次如今更衣處，制如帷幄。

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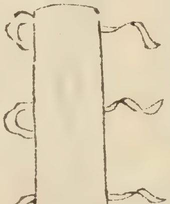
楅以楊爲齊矢博三寸厚寸半兩端龍首中央蛇身象君子之交也背衣以朱韋爲之長二尺廣一尺。

決



決著右指以鈎弦，以象骨爲之。

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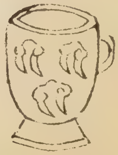


拾著左指以遂弦，以韋爲之。

并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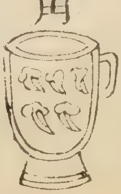
并夾，矢箙也，所以取矢。

觶



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底徑三寸，容三升。

角



容四升曰角。

散

容五升曰散。

豐

豐形如豆。所以承觶也。

繪事

周禮考工記　畫（形模分布五色物體。繢而會聚之。）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布采之次第。）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以上皆言物色相雜）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繪之事。後素功。（皆後於素而加飾者。）

禮記禮運　五色六章（四方合天地之色為六章）十二衣（十二月之衣。）還相為質也。（相間以為質謂各繪其時之色。而以餘色間之。取其適觀。）

又禮器　甘受和。（甘於五味屬土。四時皆旺。故能和諸味。）白受采。（白地可以增飾

諸采。〔學記〕水無當於五色。水本無色。五色弗得不章。五色非水無以顯也。

按子夏誤疑素即是絢。故有是問。夫子謂繪後於素。其義已明。子夏復從後字悟出禮後。乃別有會心。故夫子謂可與言詩也。

禘灌 按論語之禘專指魯禘言。禘爲天子之祭周公沒。成王賜以天子之禮樂。使魯公世世以祀周公。故魯有禘祭。其禮節儀文。已詳中庸宗廟條。茲第就禮記所載魯禘始末著於篇。禘禮九獻。灌以降神。則一獻三獻之禮也。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將灌王袞冕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奏肆夏。王以圭瓚酌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瑤瓚酌鬱鬯以亞

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三獻。蓋周人尙臭。故以鬯臭求神於陽。自是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饌具旣殊。樂奏亦異。旣灌而往。蓋指三獻以後。誠意旣衰。無復恪恭將事者。曾本不當禘。禘而又不誠。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禮記明堂位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今山東曲阜縣。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祭天之路。載弧所以開張旌旗之幅。其形加弓。以竹爲之。韣。弧之衣。即旗也。旂十有二旒其垂旒十有二就。天子之旗也。日月之章。旗上畫日月於上。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周尙赤。用白牡者。示少別於天子也。尊用犧象爵之畫鳳羽者。山罍。罍邊刻山形。鬱尊用黃目。以黃

籩音邊

金飾爵之日。灌用玉瓚。以玉飾瓚爵。大圭。以圭爲瓚柄。薦用玉豆雕

籩。籩也。雕鏤其柄。爵用玉盞仍。因也。雕。因爵形而雕飾之。加以璧散璧

角。皆爵也。以璧飾其口。皆用以獻尸者。俎用梡。四足如椺。嶡。亦俎名。升。堂上。歌清

廟。頌詩篇名。下。堂下。管象。亦頌詩名。以管吹之也。朱干。赤盾。玉戚。玉飾之斧。冕

而舞大武。武王伐紂之樂。皮弁。皮冠。素積。素服。裼。露其內衣。而舞大夏。

夏后氏樂。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

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又〕魯公。伯禽。之廟文世室也。

周以文王爲不毀之廟。魯以伯禽之廟當之。武公。伯禽元孫。之廟武世室也。周以

武王爲不毀之廟。魯以武公之廟當之。

〔又〕禮運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周公之敎。因子孫僭禮而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

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世守天子之事以祀其先。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春秋左傳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即禘祭也。躋升也。僖公。以僖爲閔公兄。故升之於閔上。逆祀也。宗廟祖宗昭穆位次。先立爲君者則位在前。後立者則位在後不論其爲兄爲弟也。此乃爲順祀。魯閔公爲僖公弟先立。僖公爲閔公兄。後立。則廟祀位次。僖公固不應在閔公先。今魯忽以僖公爲閔公兄。不應在閔公之下。升之於上。是逆常理之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是時夏父弗忌爲魯宗伯。主祀事。尊僖公於閔公之上。言逆祀皆出夏父弗忌之意。且明見明其所見。曰。吾見新鬼僖公。大。故鬼閔公。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以僖公爲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

祭此專言孔子家祭也。

禮記祭義仲尼嘗祭名。奉薦而進其親也親自恍惚慤專謹貌。其行也趨趨迫狹以數。舉步頻數言不事威儀也。已祭子贛同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衆盛專致之容漆漆之容。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自爲修整。容以遠若及也。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言遠與自反之容何能交親親之神明乎。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是以今日不須濟濟漆漆而必以誠慤爲主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主也也

王孫賈周大夫王孫滿之後。因氏王孫。以衛公族爲衛大夫。賈其名也。

呂氏春秋衛靈公天寒鑿池。王孫賈奏曰君衣狐裘

而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民衣敝不補履決破也不苴織履之草。不以苴織之。任其決也。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奧竈古者屋制。戶在東南。其光漏於西北。故室西北隅為屋漏。由東南而至西南。致為深奧。故室西南隅為奧。其位為尊。祭祀及尊者之常處也。故人子居不主奧。竈為五祀之一。

禮記（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奧者之居。奧為尊（又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蔡邕獨斷曰。夏為太陽。其氣長養。故宜祀竈。其禮在廟門外之東。先設席於門奧面東。乃設主於竈陘也。（又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為魯宗伯。逆祀即指躋僖公之祀。而弗知止也。燔柴於奧。讀作爨指爨神。周禮祭火神則燔柴。夏父弗綦以爨神為火神。亦燔柴以祭。是失禮矣。臧文仲亦不能正。故聖人責之也。

夫奧者老婦之祭鄭氏謂竈神為老婦也盛盛食於盆尊酌酒於瓶

此卑賤之祭以其有功飲食也

【又祭法】王為羣姓百姓立七祀曰司命。文昌宮星曰中霤。古者陶復陶穴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霤之因名室中為中霤亦土神也曰國門。曰國行。路神曰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曰戶。曰竈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按儀禮士喪禮疾病則禱五祀則士亦祀五祀

與祭法所言稍別。

郰人孔子父叔梁紇嘗為郰邑大夫故謂之郰人今山東泗水縣地。

春秋左傳【襄十年】晉荀偃士匃請伐偪陽。今山東嶧縣地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開也門。開門以誘諸侯。諸侯之士同伐偪陽門焉。入其門縣門發。本設機以懸門待諸侯之士既入門乃機發而門下矣。郰與聊同人紇

抉之以力扛門。以出門者。以出在門內之士。

射不主皮 詳見中庸射條

儀禮鄉射禮 射不主皮 禮射。謂以禮樂習射。如大射賓射燕射。以見非習戰之射也。夫子爲當時列國尚力爭強。故引鄉射禮之言。以明射本觀德。主於中而不主貫革也。故下文以力不同科申之。而尚力者。可以知所反矣。

告朔

周禮天官太宰 正月之吉。朔日。始和。可否相濟。布治於邦國都鄙。周禮地官夏官秋官。俱於正月之吉。布教布政布刑。皆受之宗廟。而布之國中。〔又〕春官太史 頒告朔於邦國。天子頒朔於諸侯。總集十二月之政。蓋國政之大綱大目也。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告以特羊。取而頒行之。

〔禮記玉藻〕天子聽朔 聽月朔之事也。於南

門闕門之外。示受之於天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也。

〔春秋左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怠於政事矣。

〔又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言魯文公始以閏不視朔，後以疾不視朔。自此視朔之禮遂廢，而餼羊尚存。故子貢欲去，而夫子欲存之。以爲復禮之漸也。

定公　魯君。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魯地。今爲山東汶上縣。制爲養生送死之節，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春秋左傳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

齊地，今山東淄川縣。孔丘相。黎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萊夷，今山東萊州府）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謂以兵擊之也。）兩君合好。而裔（遠也）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去也）之。（景公歸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齊人來歸鄆（魯地。今山東鄆城縣。）讙（亦魯地。今山東寧陽縣。）龜陰（龜山北也。亦魯地。在今山東泰安府。）之田。

史記（孔子世家）齊大夫黎鉏（即前黎彌。）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相禮之事。）曰。臣聞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備官職。）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齊果欲因會而以兵劫魯侯。見前左傳。）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無藏甲兵者。）大夫無百雉（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百雉則三百丈矣。）之城。（大夫不以險固自固）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毀也。）三都。（三家之私邑。）於是叔孫先墮郈。（叔孫氏邑。今山東東平州。）季氏將墮費。（季氏邑。今山東費縣。）公山不狃（季氏家臣。）叔孫輒（輒爲叔孫族人。因不得志故在費。）率費人襲魯。（費人不服故二子率以襲魯。）公與三子（孟孫。叔孫。季孫。）入於季氏之宮。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時爲司寇）命申句須樂頎（皆魯臣。）伐之。敗諸姑蔑。（魯地。今屬山東泗水縣。）遂墮費。將墮成。（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公

歛處父（孟氏家臣。）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也。（守此邑以自保。）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攝行相事。（相魯君執政也。）齊人聞而懼。犂鉏（即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魯之用孔子。）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衣文衣。舞康樂。文馬（馬被文采。所謂舞馬是也。）三十駟。（四疋爲駟。三十馬駟則一百二十疋。）遺魯君。季桓子微服（易服使人不識。）往觀再三。乃語魯君。爲周道游。（遍游國中。若不期而遇。以便觀齊之女樂文馬。）往觀終日。怠於政事。三日不聽政。郊（郊祭。）又不致膰俎（膰肉。）於大夫。孔子遂行。（去而之衛也。）

【春秋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嘉事（嘉會好事）不體（失禮之甚）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謂賜言如不中。猶知謹言。今不幸而中。將必從所欲言矣。夫子蓋深儆其易於言也）

按孔子自中都宰。進位司寇。攝行相事。雖因季桓子召用。實由定公委信之專。三月之內。墮三都而強臣脅矣。殺少正卯而刑章著矣。齊人歸地而外鄰服矣。政化盛行。魯國大治。未幾而君臣以荒於女樂。怠於政事。遂至用孔子而不終。不能臻至治之隆。惜哉。

關雎。

詩周南首篇。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其首章曰。關關雄雎相和之聲。雎鳩水鳥。狀類鳧鷖。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常並游而不相狎。在河之洲。河中水洲。窈窕幽閒之意淑女君子好逑匹也。言爲君子之好耦也。次章曰。參差長短不齊荇菜。接余也。水草名。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懷也。悠哉長也。悠哉。輾轉反側。臥不安席之意。恐不得淑女以配君子。則無以成內治之美。故思之如此。三章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親愛之意之。參差荇菜。左右芼熟而薦之。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皆興也。

按關雎所詠琴瑟鍾鼓是其樂也。輾轉反側是其

哀也。然皆得性情之正。樂不至於沉湎淫泆。哀不至於憂愁哭泣。所以爲正樂之始。詩本以詠歌文王之事。亦以美太姒之德。惟其得性情之正聲氣之和。故奏之房中。

社見中庸郊社條。　按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哀公問社。殆因亳社災故也。亳社。殷社。社而建屋於壇上者。古者亡國之社。不使受天地之氣。故屋之。

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象也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樹其土地所宜生之木。　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

尙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

社唯槐。此蓋逸書

宰我　宰予字也。魯人。墓在今山東曲阜縣西南　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宰子。本朝因之。

家語宰予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又］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言其儀容中於禮。而貌甚陋也。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言其詞甚辯。而智不及也。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馬之良者。乃能駕輿。相士以居。觀其居而知其人。弗可廢矣。言其說本不可廢而今則不然。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屬陽之盛也。魄也者。鬼屬陰之盛也。合鬼

與神。教之至也。合陰與陽。然後可以告人也。

〔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尚辨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學雖極博。而非其要領。非所察也。非君子所留心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

〔又〕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論事切中。也近類則足以諭。譬曉之切事則足以懼。聳然動聽之。

〔又〕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言無用此為。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寖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

步徒步以朝國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宰子歸以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言賜之稱夫子使人難信不若宰子言之有據令人易信也

夏后氏姒姓名禹又名文命帝顓頊之後父鯀娶於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爲修已卒歲有二月生禹於僰道之石紐鄉今四川石泉縣地禹身長九尺二寸長於西羌爲西夷之人封於有夏受舜禪而有天下稱曰夏后氏在位八年崩於會稽今浙江會稽縣有禹陵號曰禹穴

史記夏本紀

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包也山襄駕出其山陵。下民甚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主四嶽之官。皆曰鯀可。舉鯀可以治水。願帝試之。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乃殛誅也鯀於羽山今江南海州地以死。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禹爲人敏給才情敏捷便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不妄言也。身爲度。不妄動也。稱以出。皆稱量以出也。亹亹勉力也。穆穆。靜穆

橇音蹺　檋音掬

不矜張也。為綱為紀。定治水之綱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徒步而行。以傅同敷。分也。土。行山表木。刊木立為表記。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形如箕。彷彿今之木屐然。山行乘檋。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左準繩。右規矩。載相也。四時。以開九州。聲敎訖至也。於四海。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今浙江會稽縣地。而崩。以天下授益。

躡音聶
憍音喬

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計諸侯之功罪）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通鑑前編〕禹思拯天下之溺循江泝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尋也）功未及成愁然沉思見耕者五耦而式（以首至式重農之意）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賢德之士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國名今安徽懷遠縣地）娶塗山氏之女曰憍憍歷辛壬癸甲（四日）復行治水十月女憍生子啟呱呱而泣禹惟荒（大也）度（平治）土功弗顧也禹濟江南省水理（省察水道高下）黃龍負舟舟人怖駭禹啞然

蝘音偃
蜓音挺

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蜓即蜥蜴。又守宮也。也。禹顏色不變。須臾黃龍俛首低尾而去。〔又〕堯之薦舜。攝也。舜之薦禹。總百官也。禹之薦益。相之也。〔吳越春秋〕禹乃援黃帝中經歷。謂九山東南天柱。今浙江會稽縣地。有天柱山。號曰宛委。其岩之巔。有書金簡。青玉為字。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即霍山。在今安徽霍山縣境。亦名天柱山。盛唐時以南嶽遠阻。乃移祀嶽神於此。曰禹登之者。乃後世追述之詞。考山西平陽府。亦有霍山。非禹所登也。血白馬以祭。齋黃帝。齋戒而祭黃帝之神。於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書。書悟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

以行。即車船橇檋。始於霍山。即前衡嶽也。徧集五嶽。東嶽泰山。在今山東泰安府境。西嶽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境。南嶽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境。北嶽恒山。在今直隸定州境。中嶽嵩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境。巡行四瀆。江。淮。河。濟。與益夔共謀。所過名山大澤。召其人而問之。山川脉理。鳥獸昆蟲之類。與夫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有。使益疏而記之。記之於冊。名曰山海經云

（書 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奮起事功。熙廣也帝堯也之載事也。使宅居也百揆宰相之職。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疇民也。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勉也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帝曰。俞然其舉。汝往哉不聽其辭。而命禹往任百揆也。

（又 大禹謨）曰若發語詞。稽考也古

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敬也。承於帝。陳謨以達帝。曰。此禹之謨后克艱厥后。君也。君以爲君爲難。臣克艱厥臣。臣以爲臣爲難。政乃乂。治也。黎民敏德。德化速也。言君臣皆知其艱。則交儆於朝。政治咸敷。民自被其化也。帝曰。俞。禹曰。惠順也。迪道也。吉。從逆凶。惟影響。感應甚捷。又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是爲六府。惟修。無不修備。正德。敦典敷敎。利用。通工易事。厚生。制節謹度。是爲三事。惟和。無不利遂。九功。即上六府三事。惟敘。皆次第興舉。九敘惟歌。功既成則民歌咏之。戒之用休。勤者則諭其美。戒董之用威。怠者督率以戒。勸之以九歌。以九歌協之律呂。俾勿壞。帝曰。俞。地平水土平治。天成。生物功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允賴。時乃功。悉禹之功。帝曰。格來也。汝禹。朕宅帝

位三十有三載。耄九十曰耄期百年曰期倦于勤。不能以勤以理政也汝惟不怠。總朕師。總理師衆而爲天子也。禹曰。朕德罔克。不能勝任民不依。歸也皋陶邁往也種布也德。德乃降。黎民懷之。民咸感念皋陶帝念哉。念茲在茲。念在於此釋茲在茲。即釋此不念而念乃在此。不能釋也名言茲在茲。當衆名言意在於此允出。誠發於心茲在茲。言舍皋陶無可任也惟帝念功。帝曰。來禹。洚水洪水儆予。成允奏言而克踐其言成功。試功而能有其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盛大也乃德。言禹有是德。而予以爲盛大。嘉乃丕績。言禹有是功。而予以爲嘉美。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升也元后

人心私欲之念惟危易私難公故危道心義理之心惟微難明易昧故微惟精精以察之惟一一以守之允執厥中乃信能守無過不及之道無稽不考於古之言勿聽不咨於衆弗詢之謀勿庸用也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可欲之謂善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苟有一毫不善生於心則民必不得其所四海窮而天祿亦將絕矣惟口出好善言出於口興戎兵戎之事亦出於口見愼言也朕言不再言不再命欲禹受之不辭也禹曰枚卜歷歷卜之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官占之法惟先蔽斷也志昆後也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問於人謀謀於衆僉咸也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言人神無不以為然卜不習重也吉何必重卜以求再吉耶禹

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惟汝可以攝位能和於事也。正月朔

旦受命於神宗。堯廟率百官若帝之初。遵守堯之舊章帝曰咨

禹。惟時有苗即三苗今湖廣地。弗率。不服政令。汝徂往也。征。禹乃會

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

不恭。肆故也。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

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至也。滿招損。自滿假則易致損敗。謙受益。自謙遜則必受益。時是也。乃

天道。上天自然之理。禹拜昌言。善言曰。俞。此禹聞善言則拜之證也。班師整

旅。班師旅而歸。帝乃誕大也敷文德。舞干羽文舞。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以德感化而來歸服。〔又讀皐陶〕皐陶曰。慎厥身修。無言行之

輴音椿　樏音纍

先。思永。非淺近之謀。惇厚也。敘九族。言家已齊矣。庶明。羣哲。勵勉也。翼。輔也。羣賢交輔。則國治矣。邇可遠。近可推之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又〉〈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思日勉力以贊帝也。此下即孜孜之實。洪水滔天。浩浩懷包也。山襄上也。陵。下民昏墊。困溺於水。予乘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即橇也。山乘樏。即欙也。隨山刊木。暨益奏進也。庶鮮食。民未粒食。益爲虞官。乃教民食鳥獸之肉。蓋禹刊去山林之木。而鳥獸始不能藏身。可得取而食也。予決九川。距至也。四海。濬開通也。畎澮溝澮也。距川。通於大川。暨稷播奏庶艱食。播種之初。食故艱也。鮮食。懋勉也。遷有無化居。以有無相通。變化其居積也。即商賈之類。烝民乃粒。乃得米食。萬邦作乂。治也。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又〉

禹曰。無若丹朱〔堯子〕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晝夜不休息貌〕罔水行舟。〔無水於地。亦欲行舟〕朋淫於家。〔朋比。行亂於家〕用殄〔絕也〕厥世。予創若時。〔以此為戒〕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四日〕

啟呱呱而泣。〔後治水復過門。而聞啟生也〕予弗子。〔不暇視其子。所謂三過不入也〕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分別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地〕至於五千。〔四方相距五千里〕州十有二師。〔每州立諸侯。以為之師〕外薄〔至也〕四海。咸建五長。各迪〔勉力盡職〕有功。〔以底有功〕苗頑弗即工。〔弗即心服〕帝其念哉。〔禹言如此勤勞職事。乃克有功。而有苗尚未能即服。帝其念哉。見治功之難也〕

〔又〕禹貢

禹敷〔分治也〕土。隨山刊木。奠〔定也〕高山大川。〔此三者治水之要〕九州攸同。四隩〔水涯之地〕既宅。〔可以安居〕九山刊旅。〔伐木通道。可以祭告。旅。祭名〕

九川滌原。滌滌泉源無所壅滯。九澤既陂。有陂障。四海會同。各有所歸。六府孔修。水火金木土穀皆修治也。庶土交正。土皆辨正。底慎財賦。慎收九州財賦。咸則三壤。本上中下三壤。以爲準則。成賦。賦法。中邦錫土姓。錫諸侯之土姓。祇。敬也。台。我也。德先。以德爲天下先。不距。違也。朕行。東漸。至也。於海。今山東登州萊州近海諸郡地。西被。覆也。於流沙。今甘肅安西府嘉峪關外諸地。朔。北也。南暨。德皆遍及。聲教訖。盡也。於四海。禹錫元圭。水功告成玄取黑色

告厥成功。〔又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氏安國曰禹治水時洛水有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於中。禹因次第之。以成九疇。此彝倫之所由敘也。

〔春秋左傳〕宣三年王孫滿周大夫。對楚子莊王。曰昔夏之方有德也

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使民知百物之形狀。以別其神姦而預爲防備。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不順之物。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國語周語太子晉周靈王子。曰。伯禹念前之非度。念鯀之治水不成。釐改制量。分改制度。象物天地。取法天地。比類百則。比類百事之則。儀準也。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使不傷害。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聚也。水豐物。蓄水使百物生殖。封崇九山。決汨通也。九川。陂障防也。九澤。豐殖長茂。九藪。汨越使之同軌。九原。宅居九隩。內也。合通四海。皇天嘉之。胙賜予也。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封禹於有夏。謂其能以

嘉祉殷富生物也。〔又〕魯語 仲尼曰昔禹致羣神即羣后。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骨節之長如車之轅。言其骨之長也。〔通志〕禹踐天子之位於安邑。今山西安邑縣。以金德王。仍有虞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所謂行夏之時。色尚黑。社用松。牲用元。黑色。以黑爲徽號。旌旗之色。以五音聽治。揭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爲銘於簨虡。所以懸樂器之具。曰。導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敎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言禹好受人言之切也。帝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一饋飯也。而十起。一沐沐髮也。三握髮。握而起也。以勞來也。天下之民

(言禹求之切也。)[稽古錄]禹即天子位。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極言其國之多耳。)[世本]大禹時。儀狄(夏時人。)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絶旨酒。[外紀]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各自爲心。故至得罪而受刑。)是以痛之。[越外傳]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鍾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言禹勞於民事。而至病亡也。)葬會稽。葦席(以葦席櫬棺。)桐棺。(以桐木爲棺。)穿壙七尺。上無瀉洩。(無洩水之道。)下無即水。(無蓄水之池。)壇高三尺。土階三等。

延袤一畝。言禹葬之從薄也。

（禮記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此言夏禹之後也

管仲　名夷吾。字敬仲。潁上人也。管嚴之子。相桓公爲齊大夫。三歸並見。

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少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已而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上之服物度。有制度。則六親固。皆相安也。四維禮義廉恥。不張國乃滅亡。其

稅音脫

爲政也善因敗而爲功轉禍而爲福貴輕重與錢法而官司其利。轉易輕重。愼權衡。通漁鹽以權衡其利諸侯由是歸齊。齊國自是富强。故諸侯皆來歸。

【春秋左傳莊八年】初。襄公齊侯。立。無常。號令無常。亂作。管夷吾召忽公子糾之傅。奉公子糾來奔。奔魯。九年秋時小白已立矣。師魯師。及齊師戰於乾時。魯地。今屬山東博興縣。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將自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今屬山東曹縣。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今屬山東蒙陰縣。而稅之。解其囚也。歸而以告告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齊上卿名言夷吾治才過於齊卿。使相爲相可也。公從之。

【又閔元年】狄人伐邢。邢國

今直隸順德府。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戎狄有豺狼之欲。不可厭足其厭。也。諸夏親暱。諸夏之國。人所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酖於宴安。便如酖毒於身有害。不可懷也。齊人救邢。〔又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放也。馬牛牝牡相誘之謂。不相及也。言南北相隔。即如牝牡相間。雖當風放之時。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至也。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以天子之命命齊也。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伯。女實征之。皆得征討其罪。賜我先君履。地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今山東臨朐縣舊有穆陵關。北至於無棣。今直隸鹽山縣地。爾指楚。貢苞茅以青茅裹束。祭

祀所用。不入。楚定制應貢苞茅於王。王祭不共。不足以供給祭祀。無以縮酒。束茅所以酹酒也。寡人是徵。求也。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南巡涉漢楚人以膠舟濟王。中流而舟解。王溺於江。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蔡地。後屬楚。今屬河南郾城縣。夏。楚子使屈完如師。楚使人於齊師盖楚服也。師退次於召陵。蔡地。後屬楚。今河南郾城縣東。有召陵城。屈完及諸侯盟。〔又〕僖七年秋。盟於甯母。齊地。今山東魚臺縣東穀城鎮地。謀鄭鄭伯未服。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招攜服攜貳之人。以禮。懷遠懷徠遠方。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人皆歸服。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之官司。各以方物來會於齊。鄭伯使太子華

聽命於會。鄭不肯即服。故使太子華來聽命。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皆鄭大夫。三族。實違君命。不欲來會。若君去之以爲成。太子欲藉齊之勢以去其世族而後受成也。我以鄭爲內臣。臣服於齊。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不信。毋乃不可乎。君若綏之以德。安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責之以辭。而帥諸侯以討亂。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率也。其罪人指太子。謂其奸父命而欲受成也。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鄭伯使請盟於齊。

【又】僖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和戎也。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

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二守臣也。國國子。高高子。在。若節時也。春秋。以春秋之時。來承王命。奉承王命而來也。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伯舅之臣曰舅氏。余嘉乃勳。美汝有獎王室之功。應當也。乃汝也。懿德。報汝懿美之德。謂督正也。不忘。其功正大不可忘也。往踐乃職。往受享也。無逆違也。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國高之位在上。讓遜而不忘其職。

【國語】齊語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治國之本。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

枹音桴

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軍中之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桓公與子糾爭入。管仲將兵遮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使馳報魯。送糾者益遲。小白先入。立爲桓公。是以濱幾及也。於死。鮑叔曰。夫爲其君謂公子糾動也。君若宥赦也。而反之。夫猶是也。猶前此之爲其主也。桓公使請諸魯。嚴公即莊公。後世避諱遂改嚴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殺之也。欲用其政也。用管子爲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齊富強。則足爲魯國憂。殺而以其尸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三釁以香塗身。

三浴之。桓公親迎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三分其國。而伍其鄙。伍分為鄙。定民之居。使民各居其所。成民之事。各成其事。陵為之終。有山林以為之葬埋。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貧賤富貴之權柄。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雜亂也。其事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使安心讀書。處工就官府。器作之所。處商就市井。交易之所。處農就田野。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國未安。修

舊法擇其善者。士中之善者。而業創也。用之。用之使在位。遂育也。滋長也。民。與無財。民之無財者。皆濟其困之。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匿也。令。軍令。可以寄托也。政。匿軍令於國政。則有征伐。而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即國政也。而寄軍令即上寄政。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立一人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即鄉大夫也。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

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帥之。（居則為軌里連鄉出則為伍戎卒旅所謂寄軍令也。）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練其兵使習於戰。然後征討如意。）

〔史記齊世家〕桓公伐魯。魯將帥敗。魯莊公請獻遂邑（魯地。今屬山東萊蕪縣。）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魯地。今屬山東東阿縣。）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刀也）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背也）信殺之。愈一小快耳。（取快一時）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

敗所亡地於魯。曹沫前與齊戰三次皆敗。亡地於齊。至是齊盡歸所亡之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又〕管仲病。桓公問曰。羣
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
曰。殺子以適君。易牙與其子。其事桓公。桓公疑之。易牙乃烹其子。欲使桓公勿疑也。非
人情不可。公曰。開方衛公子。如何。對曰。倍背也。親棄其本國而來
齊。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齊寺人。如何。對曰。自
宮割勢。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
言。

〔說苑〕齊桓公立仲父。桓公尊管仲爲仲父。致大夫曰。善
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
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

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使民心皆歸向管仲。是亦可奪也。言信任太過。終至於不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正也言政有不及。亦思有以匡正之。戒其不得過於尊擅也。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築臺以取怨於民。所以自傷。使桓公不見疑也。按三歸言其興作過費。不儉之至。謂三歸爲一娶三姓女。非是。又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上方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邦以勾股法三分損二。爲中方之數。各上下中方凡幾千尺。統之用積冪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歸法。存之附考。

按春秋之時。周室微弱。蠻夷滑夏亦已至矣。管仲生其時。教桓公通魚鹽興錢法。以富國。立內政。寄

軍令。以強兵。不背曹沫之盟以示信。通諸侯之貢以尊周（時燕不與上國會盟。管仲相桓公。伐山戎而燕始通貢於天子）責楚之不貢苞茅而楚服。却鄭太子之讒言而鄭服。遷衛存邢。救災恤患。功在生民。夫子所以稱其一匡九合之仁也。惜其止以功利詐僞輔其君。而不能正心修德。致君王道。讀管子之書。其論卑而易行。其令因禍而爲福。假仁義之名。以飾其功利之私。終至管子死而齊國亂。謂非局量褊淺。規模狹隘而何。

樹塞門

爾雅　屏謂之樹（小牆當門中以屏內外。）禮緯　天子外屏。（設於門外）

諸侯內屏。設於門內。按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猶今之屏風。大夫以簾。士以帷。簾帷皆設於庭中。管仲非應設簾。樹塞門。則僭諸侯之禮矣。〔禮記郊特牲〕臺門。兩旁起土為臺。臺上加屋。門當其中。謂之臺門。而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地。反坫。見後反坫條。大夫之僭禮也。〔又雜記〕孔子曰。管仲鏤簋簋有雕鏤之飾。而朱紘。冕之繫。飾以朱。旅樹而反坫。山節柱頭斗拱。畫山於上。而藻水草。棁。梁上短柱。畫藻於上。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言其僭上也。

反坫

〔爾雅〕垝在堂隅。謂之坫。〔禮記明堂位〕反坫出尊。諸侯兩君為好會。主賓相為獻酢。飲畢各反其虛爵於坫上。尊在內為入。在外為出。此諸侯之禮。大夫不得而僭也。

按坫設兩楹閒築土爲之故字從土以其爲反爵之處故曰反坫猶今人家筵宴大賓客必設几於堂側以陳盧爵壺箸之類其制已不可考蓋與樹塞門均爲僭侈之事也

太師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即十二律陽聲爲律陰聲爲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爲之本（爲樂之本樂以宣德也）以六律（言六律而六同在其中）爲之音大祭祀率瞽（無目樂師）登歌令奏擊拊（樂有當擊者有當拊者奏擊拊瞽乃歌也）下管（絲管陳於堂下）播樂

器。絲竹之樂。令奏鼓朄。小鼓名先擊小鼓。堂下之管乃作。大饗亦如之。大射。率瞽而歌射節。即歌騶虞。貍首之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聽歌聲可以知師之勝敗。而詔告也。吉凶。即以勝敗告也。凡國之瞽矇正焉。從其政教。

儀封人 儀。衛邑。今河南儀封縣。封人。其官也。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壝。壇也。爲畿封。即地界。而樹之。種樹於界以表限。凡封國。建諸侯。設其社稷之壝。各劃其方色之土以封之。封其四疆。表其四方之界。〔又〕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修城郭。修溝池。表之以樹界。之以渠者。所以固守封疆者。〔又〕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知其險阻之地。而達。導也。其

撾音瓜 摝音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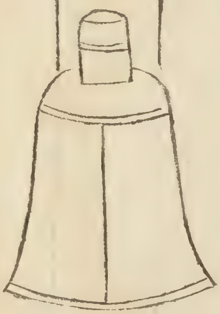
道路設國之五溝（遂溝洫澮川爲五溝）五涂（徑畛涂道路爲五涂）而樹之林。（樹之木以爲界）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如喪兵之類）則止行者。（不得無故行也）惟有節（符信）者達之。（以上皆封人之職。典守封疆者也。按傳紀考叔爲潁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皆官封人者。此封人守儀已。不傳其名。故祇以儀封人稱之。）

木鐸（鐸皆以金爲之。舌則有金木之分。禮書云金鐸振武事。若周禮司馬之撾鐸摝鐸。春秋黃池之會。所云官司振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書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

書（胤征）每歲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鐸徇（行）於路。（所以警衆）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奮木鐸以令兆民。又（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周禮（天官小宰）正歲。率治官之屬。

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 小司徒。觀教象。小司寇。觀刑象。皆徇以木鐸。與小宰同。
〔又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 宮中宜慎火。故以木鐸宣示其令。
〔又地官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又秋官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
〔又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

木鐸圖



說文云。鐸。大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類考云。金舌謂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鄭康成曰。文事奮木鐸。武事

奮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木鐸之用最廣。

韶　漢志云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夫堯也。

書舜典　帝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歌有長短之節。則聲亦依之以爲清濁。律和聲。十二律以調和之。八音克諧。和也。無相奪倫。次序也。高下清濁各有定序。不致相掩。神人以和。樂和足以感格神人。〔又大禹謨〕九功即六府三事也。惟敍。各順其理。九敍惟歌。以九功次敍。形之歌咏。〔又益稷〕夔曰。戛擊考擊。鳴球。玉磬。搏彈也。拊循也。琴瑟以詠。升歌堂上。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指丹朱。在虞爲賓。在位。謂安於其位。亦樂之所感也。羣后德讓。以德相讓

下堂下之樂管絲管之器鼗鼓。合樂始作也。止樂將止也。柷所以合樂。敔所以止樂

笙鏞以間。笙鏞迭奏以應歌者。所謂間歌也。鳥獸蹌蹌。舞貌。簫韶九成

猶云九變節奏以九而成也。鳳凰來儀。舞有容儀。夔曰。於。歎美之辭。予擊石

拊輕擊。石。獨言石者。石音至難諧。石音諧則樂無不諧可知。百獸率舞。庶尹庶官。

允諧。無不和諧。〔春秋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

於周樂。見舞韶箾與簫同。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

無不幬覆也。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無也。以

加於此矣。觀止矣。觀至此已為極至。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禮記樂記〕韶。繼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說苑〕孔子至齊郭

門城外之門。之外。遇嬰兒挈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

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趣驅之趣驅之令車速行也。韶樂方作。見童子之視精心正行端而知韶樂方作感化童子如此也。孔子至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武武王用武除暴故名其樂爲武。

詩周頌武於皇大也武王無競爭也維烈不爭之功。允文文王。信能守文之文王。克開厥後。能啟廸後人也。嗣武受之。武王乃嗣而受之。勝殷遏止也。劉。殺也。一戎衣而定殷。遂止而不殺耆致也。定爾功。致定有天下之功。此大武之樂歌也。

禮記樂記賓牟賈魯人。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恐不得衆心。咏嘆之。淫液之。聲音連綿不絕。何也

對曰。恐不逮（及也。）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言初舞時手足發揚蹈地猛厲。）何也。對曰。及時事（及時伐紂。）也。武坐（跪也。舞武樂之人。有時而跪。）致右（以右膝至地。）憲（讀作軒。仰也。）左。（左足仰上。）何也。對曰。非武坐也。（非武入坐也。其舞法則然。）聲淫（貪欲。）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謬也。）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避也。）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象其成功。）者也。總干（將舞之時。舞者總持其干。）而山立。（如山之立。）武王之事也。（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發揚蹈厲。太公

之志也。象鷹揚之志。武亂樂之卒章。皆坐周召之志也。武舞既畢。則皆坐。蓋將以昭文德之治。以文止武也。且夫武武之舞。始而北出。初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此爲一成。曲之一終也。再成而滅商。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而南。從第三位至第四位。自北復南。象克殷而南還。四成而南國是疆。從北第一位至第二位。象伐紂後疆理南國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左右。象周召之居左右也。六成復綴。從第三位。復至南頭初位。以崇尊也。天子。象功成歸鎬京。四方皆崇武王爲天子也。夾振之二人夾舞振鐸以爲節。而駟同四。伐。舞者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盛威於中國象武王之兵威。也。分部分。夾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之。而進。事蚤濟也。象武王之事早成也。久立於綴。行綴之位以待諸侯之至也。即所謂遲而又久也。

【春秋左傳】襄二十九年

吳

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

按禮記謂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
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惟聲容
之間發揚蹈厲氣象稍不侔於韶樂耳

里仁第四

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 註

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
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
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

詰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吾誰適從 註

左傳僖五年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狐裘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蒲屈大都耦國。是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爲三公。故不知何所專主而從之。

幾諫

禮記檀弓 事親有隱隱其過。而無犯。不必犯顏諫之。又內則 父母有過。下氣怡和也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不敢比於得罪鄉黨州閭也。）寧孰諫。（殷勤再諫。猶物之純熟然。）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暴怨。）起敬起孝。

父母在不遠遊

禮記（曲禮）夫為人子者。出必告。（有所往。必告父母以所往之地。恐父母急召之也。）反必面。（身外歸。則必行覲父母。告以已歸。恐父母之念之也。）所遊必有常。（遊必有常處。身不他往。亦恐父母召之。易於歸也。）所習必有業。（習有專業。心不妄用也。）

四書考輯要卷五終

吳門穆大展局刻

亓音其　馱音佗

四書考輯要卷六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弟子傳名萇。字子長。又云。字子芝。魯人。史記作齊人。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公冶子。本朝因之。

家語公冶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亓官氏之女也。

留青日札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閑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背負之也。羊爾

唶音借
嘖音積

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勿遲疑也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亡羊之家往跡之往尋其跡得其角。得羊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魯地。今山東沂水縣上。嶧山亦在魯地。應即今嶧山也。屬山東鄒縣。旁。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海錄〕

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鳥聲。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覆而粟在地也。車脚淪泥。車陷泥中。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

呼共豚。約相與共豚共粟也。入驗之果然。

南容即南宮适。字子容。史記作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魯人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南宮子。本朝因之。

家語南宮縚即縚也。以智自將。以智自持也。世清不廢。世治則可見用。世濁不汚。世亂則退處。不自汚衊。孔子以兄子妻之。孟皮之女也。

又敬叔謂齊太史曰。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不繼統而爲君。其必有興者焉。其後必有興起者。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天所以厚祚聖人者。故未得耳。

又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粟以施與。故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適周見

老聃。敬叔言于魯君。給以車馬。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無也。夫二子之貺贈也。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又）敬叔言於魯君曰。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廟之度。宗廟朝廷之法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詩大雅抑之篇。其五章有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

髽音坐
從音縱
扈音戶

異士。殊異之也。【又】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教之也。髽散髮也。曰。爾毋從從。從高也。爾毋扈扈。扈大也。爾言無容修飾也。蓋榛以為笄。以榛束髮。長尺而總束髮。八寸。髮下垂之飾也。

【又】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言其貨之多也。喪失位。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富而無禮。殃咎必多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散其財也。【春秋左傳昭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屬說亦南宮敬叔名。與何忌即孟懿子。於夫子而學禮焉。詳見孟懿子條。【又哀三年】夏五月辛卯

庀音批

父音甫

司鐸宮名火。火踰公宮。桓僖廟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顧守府庫之藏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出御書。進御于君之書俟於宮曰。庀具也汝。各具汝職而不在。不在其位死。其罪應死也。南宮敬叔戒救火之人。令各守其職以救火。有不在其位者。罪應死也。　按周禮在魯。而與籍俱存。敬叔此舉。有功周禮不小

子賤宓不齊字也。魯人。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宓子。本朝因之。

家語子賤仕為單父魯地。今屬山東單縣。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又）孔子謂宓不齊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一本作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篾音滅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孔子曰。善。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禀度（受其教也）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言此誠足以得賢也）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百福之所本）也。神明之主。（神明之所歸）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言子賤能得賢人。可以治天下。惜其所治之邑小也）

（又）孔子有兄子孔篾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篾而

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學不得明也骨肉益疎也朋友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者若人。

【又】子賤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制也）其肘（制其肘使書不能盡其所長）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

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將以小試行道之端意者其以此為諫乎將以此諫君也公寤悟也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數矣遽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不以單父邑為公家有言不督責其治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有便民之事聽子賤自為之宓子敬奉詔於是單父治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私去華衣衣敝裘入單

魰音魚　鯈音儔　鱦音繩

父界見夜魰者。夜取魚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魰者爲得。爲得魚也。何以得魚卽舍之。魰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鯈。卽鮑魚也。吾大夫愛之。愛其大而不忍令殺。其小者名鱦。吾大夫欲長之。欲留以俟長也。是以得之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人所不知之處。若有嚴刑於旁。有所懼而不敢爲也。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化也。與刑于寡妻之義同。乎彼。積誠以行政。而民自感化。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迎接者不可距絕。毋望而許也。仰望于汝者不可輕許。許之則失守。喪己之所守。距之則

閉塞入與我不相親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蓋欲使民不得揣測上意，致有迎合之弊也。子賤曰敢不承命乎。

又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曾人。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置也。迎而吸之者。迎餌而即食。陽鱎也。魚名。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或來或去。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大也。蓋謂奔走公門者。必非善類。其敦篤自守之士。乃可與共言治也。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言疾驅也。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

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嘗爲單父宰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不安處也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瑚璉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三禮圖〕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以朱漆飾其中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兌同銳削也平

按禮記謂夏璉殷瑚而包咸鄭康成說論語賈服

杜預等註左傳皆謂夏瑚殷璉與禮記說異朱子因之不知何據然學者作瑚璉文固重在發揮貴重華美之質而不在考核其孰爲夏孰爲殷也子貢于從政則以練達稱于四科則以言語著結駟連騎聲名見重于列國束錦遊說到處倒屣以相迎貴重華美兼而有之故夫子比之以瑚璉也

瑚

按瑚璉皆盛黍稷之器用之宗廟之中外

飾以金玉。器中之貴重華美者。

璉

雍 仲弓名也。與冉求同族。魯人。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冉子。本朝因之。

【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故子有犂牛騂角之喻。以德行著名。

【又】子貢曰。在貧如客。不以貧累其志。矜莊如爲客也。故使其臣如借。使人如借來者。不欲以貴自居。而時加體恤也。不遷怒。不肯匿怨而友其人也。不錄舊罪。不念舊惡。是冉雍之行也。

漆雕開。漆雕子若名也、蔡人。又曰。魯人、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漆雕子。本朝因之

家語漆雕開習尚書不樂仕。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或曰即漆雕開又名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也。一卜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不言三大夫之賢不賢。而諂神信鬼。一代甚于一代。則三大夫之賢不賢。已見言外矣。

桴

論語疏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

詩周南漢廣江之永

矣不可方泭也。併木以渡之謂。泭與桴同。思。〔爾雅〕庶人乘泭。郭璞謂之水中簰筏。

邑

千室之邑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也。

〔春秋左傳〕莊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釋名〕邑猶俋也。邑人聚會之稱也。〔通鑑外紀〕井一爲鄰。鄰比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

公西赤公西子華名也。魯人。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公西子。本朝因之。

〔家語〕公西赤束帶立於朝。閑賓客之儀。〔又〕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和也。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

節。能嫻禮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之。禮大經。可勉學而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躬行三千之威儀節目煩碎。嫻習甚難。惟公西赤能之。故夫子云云。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觀容貌而儐相其禮。禮以儐辭。度其禮而儐相其辭。是謂難焉。度事制宜。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爲成也。衆聞赤能行三千之威儀。以爲大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因衆人以爲已成。故孔子曉之言止達于賓客之事。尚未能達于治國之本也。謂門弟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言應以赤爲師也。

禮記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司其禮以表彰之。飾棺牆。以素爲褚褚外加牆褚牆皆所以隔柩車者。置翣。車遷置翣。設披。縺也。恐柩車傾虧。而以縺左右維持之。周也。以上皆周制也。設崇。送葬乘車

捄音俱　陾音仍

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其狀隆然。殷也。以上綢練。盛旌旗之竿。以殷制。綢素練加杠首。以爲設旐長尋之旐。飾。設旐車前所建。亦夏也。以上夏制。公西赤備三王之禮。以尊夫子也

〔淮南子〕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

帶以革爲之。古謂之鞶帶。秦以後。始謂之腰帶。

蕢土之墻墻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淮南子〕舜作室。築墻茨蓋也。屋〔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飾也。茨。〔詩〕小雅斯干約之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之聲。椓築也。之橐橐。杵聲。〔又〕大雅綿捄盛土于器。之陾陾。衆也。度投土于版。之薨薨。衆聲。築之登登。相應聲。削屢重複也。墻成而削治其重複也。馮

鼛音皋　閈音旱

馮墻上堅實之聲。百堵五版為堵。皆興鼛鼓以止工者弗勝鼓不能止也。此言築墻堅實。正與虆土之墻相反。

（春秋左傳襄三十一年）士文伯曰。高其閈閎門也。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盜賊之憂也。（又昭元年）叔孫豹曰。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言不飾也。吾又甚焉言墻本以自衛。而又惡之。豈不太甚乎。

申棖魯人。史記本作申棠。今史記作申黨。字周。家語作申續。又作申績。一本作續。字子周。皆傳寫之訛。事跡他無所考。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申子。本朝因之。

孔文子姓孔。名圉。衛大夫。即仲叔圉也。謚法。勤學好問曰文。

（春秋左傳哀十一年）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子朝。宋人。仕于衛。其娣所娶女之娣。嬖太叔疾嬖愛之。子朝出出奔。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出所取子朝之女、而妻之。妻之以巳女。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太叔疾既取孔文子之女。復愛其初妻之娣、故又使人引歸私合。寘於犁。衛邑。今屬山東臨邑縣。而爲之一宮、別爲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奪巳之女、不以妻疾。衛人立遺太叔疾巳出奔。衛人立遺以爲太叔後。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即孔文子女、疾之妻。又使遺以爲室也。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時夫子在衛仲尼曰。胡殷之六瑚簋周之八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言禮儀之事則嘗學之。以甲兵攻人之事。則未之聞。夫子心非孔文子之攻太叔、故不對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度其家事。訪衛國之難也。恐太叔疾爲難于衛

國。將止。仲尼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按左傳載孔文子攻太叔疾一事甚爲君子所不齒故子貢疑其諡文爲未當。聖人謂其敏學好問特節取其長耳。然事實經史皆無所考。他日夫子又謂其善治賓客。盍亦能言之士耶。

諡法　註

史記諡法解　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由於人。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

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

子產（名僑字子產鄭穆公之孫故以公孫為氏子國之子後又以國為氏為鄭世卿歷相簡定獻聲四公。凡四十餘年。）

春秋左傳（襄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今河南上蔡縣。蔡服于楚。鄭侵蔡以求媚于晉。）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言晉楚必相伐也。）子國怒之曰。爾何知童子（時子產尚幼。）言焉。將為戮矣。

又（襄十年）子孔（鄭公子嘉。）當國。為載書。（即定位序之書。）以位序。（職位之序。）聽政辟。（政法也。受執政之法度。）大夫諸司門子。（官之卑者）弗順。（以官卑不能藉勢攙越也。）將誅之。子產止

之請爲之焚書曰衆怒難犯專欲（已意所欲行）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乃焚書於倉門（鄭城門也。）之外（欲使遠近皆知。）衆而後定（衆于是始安定也。）〔又襄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於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鄭卿官名。）公孫僑對曰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仍也）至（常至伐其國。）無日不惕豈敢忘職（言恐大國常來攻討非敢不朝也。）〔又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晉大夫。）爲政諸侯之幣重（索諸侯之幣太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寄也）書於子西（時相鄭伯如晉。）以告宣子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勿壞

無亦是務乎。恕思（存心以恕）以明德（以彰明其德）則令名載而行之。（則令名廣播。四方稱譽。猶載明德而行遠也。）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取也）我以生乎。（取我財以為生也。言寧使人謂晉國能顧復小國。豈可令人謂晉國刻取小國之財以為生耶。）象有齒以焚（焚即斃也。）其身。賄也。（人之欲殺象者。以其身有牙也。豈非以賄而喪其軀乎。）宣子說。乃輕幣。

〔又〕（襄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先是陳侯會楚子伐鄭。）宵突（穿也。）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禦（禁止。）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鄭子產獻捷於晉。（晉為伯主。故獻陳之功。）戎服將事。（不脫戎服。而獻捷。）晉人問陳之罪。對曰。今陳忘周之大德。（武王以太姬配陳胡公而封諸陳。）蔑（忘也。）我

大惠。鄭會爲之立君。弃我姻親。介恃介然自恃。楚衆。陳已服楚。故恃楚人之衆。可以禦人。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度逞。言其狂逞。不可億度。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請伐陳。未獲成命。天誘其衷。啓開也。敝邑心。開導其心。故獲勝。陳知其罪。授手於我。言伐陳而得勝也。用敢獻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誅也。今大國多數圻。地方千里爲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之役。襄王命鄭伯戎服以輔。此時尙守王之命。故戎服獻捷。士莊伯即晉大夫。士弱也。不能詰。問也。復於趙文子。乃受之。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言子產善辭。是以有功。愼辭哉。

〔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鄭大夫也。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始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告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然明名。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次也。其過鮮矣。

〔又〕襄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賜子產次路。王所賜車。再命之服。先六邑。四井爲邑。六邑。計二十四井。古人以物賜人。必先有物將之。今鄭伯將賜子產以邑。而以路及服先之也。子產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

〔又〕襄二十八年 九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主敝

國郊。則必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今不爲壇。從儉省也。外僕掌次舍之官。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草草作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苟足爲舍而已。焉用壇。

又鄭子皮授子產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子皮曰。子善相之。國無小。不可以爲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欲使之也伯石。即公孫段。賂與之邑。伯石氏族強盛。子產恐使之不聽命。故先與之邑以安之。子太叔曰。奚獨賂焉。子產曰。姑先安大。安大族。以待其所歸。要其事之成。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辭假意辭遜。太史退。則請命焉。又私請欲爲卿也。如是三。乃受策。命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

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邊鄙。車節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疆界。洫。溝洫也。田里各有界限不使豪強者得以兼佚。廬井。廬舍同井。有伍。使五家相保。則稽察密而盜賊姦宄無地可容。即後世保甲之法。大人謂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嘉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貶抑之也。豐卷鄭大夫。將祭。祭其先。請田田獵取獸以祭也。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衆臣祭取其粗給。而已。子張豐卷字也。怒。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令豐卷復歸也。反其田里。及其入三年田里所收之穀。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畜藏。之。奢侈者畏法。故藏其僭妄之衣冠。取我田疇而伍之。

（令五家相守望）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若其制度太嚴）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生也）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又愛而誦其立制之善）〔又襄三十一年〕公薨之月。（魯襄公于是年六月薨）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晉大夫）讓之對曰今銅鞮（晉離宮名）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盜賊公行實見無時命不可知（不知大國之命）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文伯復命趙文子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也。（舍辭也。）（又）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事也。謂四國之風俗人情世族官序。）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因其性喜寬閒也。）使謀可否。（論事之可否。）而告馮簡子。（鄭大夫才善斷制。）使斷之。（使決斷其可否。）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按此正見鄭國爲命之善也。）

（又）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執政之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鄭人在鄉校。妄議執政。不如毀鄉校。使無地可議。蓋以是試子產也。）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仲尼生于襄二十二年至是始十歲逆長而後聞之左氏追記之也）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又〕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曰愿（謂尹何爲人樸實也）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學爲政也）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自今請雖吾家（家事）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以子產爲忠實）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子產爲政皆子皮之力）

〔又〕（昭元年）楚公子圍聘

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將以衆逆。逆婦。以兵入。子產患之。患其以兵入。卽藉此攻鄭國也。使子羽辭。伍舉楚大夫。隨公子圍來聘。請垂櫜弓衣。而入。櫜不藏弓而入。謂不持兵器也。許之。

〔又〕鄭徐吾犯鄭大夫。之妹美。公孫楚子南。鄭穆公孫。聘之矣。公孫黑子皙。又使强委禽納采之禮。焉。强行納采。將以强娶也。犯懼。告子產。子產曰。唯所欲與。言二子聽子所愛與也。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使女自擇。皆許之。適子南氏。女擇子南而嫁之。子皙怒。子皙不得取女。故怒。欲殺之。欲殺子南。而取其妻。子南逐之。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謀所以處子南子皙也。子產曰。直鈞。同也。二人皆直。子南先聘而娶。子南直也。子南先用戈擊人。子皙亦直也。幼賤。子南爲子皙之弟。而官又卑。有罪。罪在楚。子南名。

也乃執子南而數之（責也。）五月鄭放游楚於吳。（放置之于吳。）
產咨於太叔。（子南爲子太叔之族人。恐所處不當。故問于太叔。）太叔曰子圖
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又〕晉侯（平公。）有疾。鄭伯使
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
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厲鬼。）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
產曰昔高辛氏（帝嚳）有二子。季曰實沈。主參。唐人是因。
故參爲晉星。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少皞。）有裔子曰
昧。生臺駘。封諸汾川。（今山西汾州府地。）則臺駘。汾神也。抑此
二者不及君身。（此二神與君疾無涉）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
樂之事也。（君身蓋出入飲食哀樂或有偏過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百事無節。今君內實有四姬同姓姬四人。焉。其無乃是也乎。是蓋疾所由致也。叔向曰。善哉。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又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十六井為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蓋于常賦之外。又加賦。如魯之田賦。國用不足。殆不得已而出此也。國人謗之。子寬鄭大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渾罕鄭子寬。曰。國氏子產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薄也。不貪之意。其敝猶貪。其弊法之壞。必致于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又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民知爭端矣。鑄鼎而書刑法。則民必執法以巧偽相爭。將棄禮不顧禮義。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而巧于趨避。錐刀之

世鄭其敢乎。復書曰。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箴誡爲惠。

〔又〕昭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平公。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與客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在今江南海州地。其神化爲黃熊。實爲夏郊。夏之郊祀此神也。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病小愈。賜子產莒之二方鼎。以莒所貢之鼎謝子產。

〔又〕鄭人相驚以伯有。鄭卿也。時伯有已死。國人咸恐伯有爲厲而相驚畏。子產立公孫洩。子孔子。襄十九年。鄭人殺子孔。因欲立伯有之後。而先立子孔之後也。及良止。伯有子。以撫之。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鬼得血食。當不爲厲。子太叔問其故。

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立廟使鬼有血食。也。子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本不應有後。因其爲妖。故立其後。乃權宜之術恐民惑於聽聞。故並子孔不爲厲。亦立其後。使民聞之。若不爲其爲厲者以相解說也。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從政有常道。今反之以順民心。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非道而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又昭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道以葬。及游氏子太叔族。之廟。廟當葬道。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執用器也。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子太

塴音崩

叔教毀者答子產之辭。子太叔不欲毀其家廟而又不敢直言。故使毀廟者遲遲其毀。且使子產詳思而自止也。既如是。毀者既以前言答子產。子產乃使辟之。辟太叔之廟。司墓葢掌公墓之家。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塴。不毀司墓者之室。則必須迂道以行。故日中乃能下棺。子太叔請毀之。子產曰。諸侯之使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言諸侯之賓。既肯遠來。豈必不肯久候日中下棺乎。遂弗毀。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

（又昭十三年）晉會諸侯於平丘。衛地。今屬直隷長垣縣。及盟。子產爭承。爭貢賦多少之次也。曰。鄭伯。男也。言鄭爵列于伯子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及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此行爭定貢賦之數

以絶大國誅求。有功鄭國。故足爲邦國之本也。又昭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宣子即韓起。有環玉環之肉好如一者。其一玉環之一。在鄭商。鄭國商人。宣子謁請也。諸鄭伯。欲得商人之玉環。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晉國韓子。不可偷薄也。也。盍求而與之。求得商人之環而與之。子產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大國之求。無禮以斥止也。之。何饜足也之有。韓子買諸賈人。因鄭伯不代爲求。乃自向賈人買得玉環。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曰。昔我先君與商人。皆出自周。鄭在周畿內。故與商人俱出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世有盟誓。

瓘音灌
斝音賈

（言不強買其物以相信守）今吾子以好來辱（來至也。）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毋乃不可乎。韓子辭玉（韓子因子產之言。乃辭商人玉環而不買也。）

夏。四月。鄭六卿餞（送行飲酒）宣子於郊。子產賦鄭之羔裘。（詩鄭風羔裘篇賦詩贈行。以邦之彥美韓子也。）宣子曰。起不堪也（言不敢當邦之彥也）宣子皆獻馬（以酬鄭六卿。）而賦我將。（詩周頌我將篇。韓宣子賦詩答鄭六卿言志在日靖四方以承天威也。）子產拜。曰。吾子靖亂。（安定小國之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與馬。藉手拜謝。）

〔又昭十七年〕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觀象而言）若我用瓘（珪也）斝（玉爵。）玉瓚（玉勺也。將以禳火。）鄭必不火。子產弗

瓚音贊

焮音幸

與（子產見理明決故不聽裨竈禳災之言也）〔又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火作之日）子產使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居火發之道）行火所焮（灸也行火所最烈之地）城下之人伍列（為部伍行列）登城（登城所以備姦）明日郊人助祝史除（禳也）於國北（所以禳火）書焚室（查火所焚民舍若干）而寬其征（賦稅）與之材（造屋之材）〔又〕火之作也（言前火作之日）子產授兵登陴（登城以備非常）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鄭與晉為鄰授兵似若疑晉者）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既晉之邊吏（守邊之吏）

讓鄭。責鄭不應動兵于邊也。子產對曰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恐有讒人間起。因火災而貪得鄭之土地。薦重也。為敝邑不利。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言授兵所以備非常。非敢有二心于晉也。〔又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言子產論政雖在尚猛。而其平日之政。則惠愛在人也。〔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同啻施惠

哉。言愛民不專在惠也。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冬月涉水之人。是愛而無教也。（史記循吏列傳）

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服田之人。皆壯者。僮子則養其力以有待。故不令犁田。二年。市不豫賈。物價隨時而定。不須定也。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不持田器歸家。亦不遺失也。五年。士無尺籍。以族繫區別也。民各有籍。士則不喪期。不令而治。春秋時。多有親喪而不爲服者。令則不令而自治。（呂覽）

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桃李結實。垂于街衢。人易採取以食。莫之援。則人守禮義而不妄採也。錐刀之遺

於道者莫之舉也。鉗刀。物之微者遺失于道。人必拾取以去莫之舉。則人人矜名節而不妄得。皆以見風俗之厚也。

按子產氏族在鄭。最稱卑弱。子皮授之以政。信任獨專。觀其勸子孔焚載書以定衆聽。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之善否。欲使伯石。恐其強悍。則必賂與之邑以安之。豐卷既出奔。復使反之而歸其田里。相鄭四十餘年。小心恪謹。毫無過失。可不謂行己之恭乎。歷事簡定獻聲四公。夙夜匪懈。當晉楚交搆。鄭居其間。犧牲玉帛。陳於二境。卒能周旋無失。可不謂事上之敬乎。子產爲政。孔子稱其爲衆

禜音銀

人之毋乘車濟涉。愛而無教。火作而焚民居。則寬其征而與之材。與太叔論政。而子稱爲古之遺愛。史記呂覽所載惠績昭著。故百姓始有孰殺之歌。繼興誰嗣之頌。可不謂養民之惠乎。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抑。止韓宣子之强買玉環。禁豐卷之請田以祭。放游楚以遏强宗。立伯有之祀以撫衆。人違輿人求禜龍鬬之言。謝裨竈瓘玉禱火之請。即鑄刑書作邱賦。似爲一時弊政。然振怠扶衰不得不爾。可不謂使民之義乎。此孔子所以亟稱之以風世也。

麤音粗　縗音催　苴音祖　苫音占

至其以博物見稱。言辭辯捷。事大邦。通鄰國。達而知禮。肆好多風。又其餘事矣。

晏平仲姓晏名嬰。字仲。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爲齊世卿。事齊靈公莊公景公。謚曰平。

春秋左傳襄十七年齊晏桓子名弱卒。晏嬰麤縗粗布斬。不緝苴麻之有子者。經帶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即粥食居倚廬。廬之在側者。寢苫草也。枕草。其老家臣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言唯卿乃降用大夫之禮。已乃大夫。應降用士禮。時喪禮已失。唯晏子守禮。不欲斥言其故。故婉辭以答家老耳。

又襄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崔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使偃

取之。為已取也。莊公齊莊公。通焉遂弒之。崔武子遂弒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死難。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無異。不必獨死。曰行乎。出奔。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與已無罪。何必出奔。曰歸乎。言不必在此守候也。曰君死安歸。君既死。又何所歸乎。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衆臣。故不死其難。亦不必出亡也。將庸何歸。言不死不亡。將何所用以爲歸乎。門啓而入。時內亂方作。國門已閉。此時方開門。而晏子乃得入也。枕尸股以公尸枕已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盟國人於太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二氏皆卿。者。晏子仰天歎不待其盟辭之畢而遂歎。曰。嬰所不唯忠於

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歃血）〔又襄二十八年〕崔氏之亂喪羣公子（皆出奔）及慶氏亡皆召之（使羣公子復歸）與晏子邶殿（齊之別都因平慶氏之功故以邑分賜大夫）其鄙六十（六十邑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不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邑多則欲足驕侈橫生焉得不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其欲必至驕侈則同于慶氏之得）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聘魯）遂聘於齊說晏平仲（季札與晏子一見而相善）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諸公）乃免於難（時齊國欒氏高氏鮑氏陳氏俱不相能必有難起季子勸晏子納邑與政于公則不與聞政事人未必害之也故免于難）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

燠音奧　休音咻

湫音秋

塏音愷

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事在昭八年。左氏逆詳之。）又（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晉平公娶齊女少姜有寵、昭公二年卒。故至是復以女請繼少姜而為晉夫人）既成昏。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其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末世。）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不恤民。）而歸於陳氏。民之痛疾（民疾公家之刻薄。）而或燠休（痛念之也。）之。（念民苦。）陳氏復私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窄狹。）囂（喧鬧。）塵（塵紛。）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光明乾燥之地。）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已為奢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

求。有需于市。便于購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衆也。不敢煩衆爲巳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刖足者之屨適有鬻是物者故對曰。踊貴刖者太多。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追而復自毀其新宅。而爲里室。鄉里之小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其宅。今復之。故仍如舊。則使宅人反之。使舊日本在此之人。復來此寓。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又〕齊公孫竈卒。子雅。齊卿也。司馬竈齊大夫。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子雅子。不免。不免于危。姜族弱矣。而嬀陳氏將

疥音介　痁音占

始昌。二惠子雅。子尾。皆齊惠公孫。為齊世卿。故謂之二惠。競。彊也。爽。明也。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殆哉。言子雅子尾彊明。猶可支持齊國。又喪一个。姜氏更弱矣。嬀氏能無強盛乎。

又昭二十年齊侯疥。瘧也。遂痁。瘧之甚。期而不瘳。愈也。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在齊。梁邱據與裔款。二子皆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於祝固祝者之名。史嚚史者之名。以辭賓。以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其祝史薦信。據實陳說于鬼神。無愧心矣。其適遇淫君。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言君之失。其蓋失掩蓋其失。數美。數陳其美。是矯誣虛飾。也。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民人

苦病。政事多虐。民受其累。夫婦皆詛。夫婦同心詛詈其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言縱使祝果有益。亦不敵齊人之詛詈。有損于君也。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又）齊侯至自田。方田獵而歸。晏子侍於遄臺。臺名。子猶梁邱據字。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聲亦如味。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萴音則　謟音慆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少皡氏之司寇也。）始居此地。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因之。有逢伯陵（殷諸侯。姜姓。）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又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見齊之分野。）齊侯使禳（祭以禳除之。）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欺也。）焉。天道不謟。君無穢德。（汚穢之行。）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齊侯自歎室美。而謂誰能居此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有德而後能久居此室也。）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厚施焉。民歸之

矣後世若少惰。治國猶懈。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陳氏不亡。則必自得齊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是以先王重禮也。

史記管晏列傳晏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直言。語不及之即危行。直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即衡命。稱命。謂可行也。命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齊人。賢在縲紲中。得罪繫于獄。

戄音矍

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駕車之馬）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訝之也）。攝衣冠謝曰。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其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志念深遠）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

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太史公曰。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家語〕孔子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豆以盛豚。豚肩者。不掩豆。言豚肩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太過儉約。則禮數不及。與在下者等。故難乎爲下。〔禮記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禮以恭敬爲本。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儉于已也。遣車送葬之車。一乘。及墓而反。大夫送喪應五乘。今一乘。至墓即反。以儉事其親也。晏子焉知禮。言太儉不合於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言時當無道。君子必示人以節用。不肯取盈以爲禮也。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言君子化

棧音賤

人以漸。人奢則以儉化之。人儉乃以禮化之。齊國當侈靡成習。故晏子崇儉示人。不可謂不知禮也。按此與家語所載晏子事小異。故並存之。

〔說苑〕景公飲酒。陳桓子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罰以酒。晏子衣緇布之衣。布之粗者。麋鹿之裘。裘之粗者。棧軫之車。車之質樸者。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言受君厚賜。而故作寒儉之車服。是隱君賜而不用也。晏子曰。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用之士。在下僚者。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齊侯為陳桓子誣晏子。故浮桓子以反罰之也。

按晏子在齊稱爲賢者觀其處崔氏之變仰天獨盟陳鮑欒高之相伐則絕無歸附可謂疾風勁草矣他如知陳氏之奸勸景公守禮以治國諫煩刑與誅祝史辨梁邱據之同而非和當時稱其卓識敢言獨於莊公初弒獨立門外而謂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而焉得亡幾爲巧於避難者所藉口於越石父之賢則薦爲大夫及景公將相孔子嬰實沮之豈石父賢於孔子乎此則事之不可解者孔子乃稱其善交久敬豈聖人大度無所不容固將節其短而取其長乎孟子以管晏並稱一則以

其君霸一則以其君顯然管仲相桓言聽計從功在生民晏子當陳氏強盛其言多不用於景公功業遠不及管仲惟辭爽塏之宅而甘居近市相三君而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較之三歸反坫其廉節固過管仲矣。

臧文仲（臧孫氏。名辰。爲魯大夫。謚曰文。魯孝公之後。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彄字子臧。後因以爲氏。）

春秋左傳（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宋人對也）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

尫音汪

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言甚懼禍。而名禮。名禮合禮。庶乎。庶幾與乎。〔又〕僖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以已從人也。則可。以人從欲。以人從己也。鮮濟。不能濟事。〔又〕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祈神者。尫。面向上之人。焚之者欲天憐之而雨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務農。勸分。勸富民分財粟以賑貧人。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雖饑而不害于民。〔又〕僖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邾地。今屬山東東平州。故出師。春。魯伐邾。取須句。公卑邾。小覷邾也。不設備。不多設備禦之師以防伏兵。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忽畧。無

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尾也有毒。蜂之毒在尾。而況國乎。弗聽。是役也。魯師敗績。（又文五年）秋。楚師滅六。今安徽六安州。冬。楚子燮滅蓼。今安徽霍邱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皋陶字。不祀忽諸。遂也。二國皆皋陶之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言二國不能建德安民。故至不祀。非謂皋陶爲刑官。是以無嗣如世俗之見云云也。（又文八年）莒太子僕因國人。因國人之不悅。以弒紀公。僕之父。以其寶玉來奔。恐魯逐之。故挾寶玉來。以賄魯求免罪。公命與之邑。魯公得寶玉。遂命以邑酬賜之。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逐莒子僕于境外。不欲與邑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季文子名。事君之禮。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見莒子僕爲弑君之賊。應速逐而不應留也。)〔又(襄二十四年)〕穆叔(魯叔孫氏)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言傳于後。而不朽。)其是之謂乎。〔國語(魯語)〕魯饑。(卽莊公二十八年。)臧文仲言於嚴公(卽莊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貴重之器。)請糴(市穀。)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自擇職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以民病爲急。而讓夷。(平也。平常之事。則以讓人。)居官者。當事不避

而自任其事。

難。不避艱難之事。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國家無違眾之事。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至也於敝邑。饑饉荐重也。降。民羸病也。幾卒。盡也。不腆薄也。先君之敝器。敢告滯久也。積。告求齊國之久積者。以救敝邑。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又〕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成公恃楚不事晉文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故晉文公執之。使醫鴆之。鴆鳥名。其羽有毒漬酒中飲之必死。不死。醫受衛臣甯俞賂。下鴆稍薄。故衛侯得以不死。醫亦不誅。諱行毒也。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晉文公使醫鴆衛侯而不死。醫亦不見誅則晉文公害衛侯之意稍解。故臧文仲以爲衛侯可以無罪。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飲鴆毒而死。人無知者。故謂之隱。言五刑之中。無有隱刑如鴆者。隱乃諱也。如用鴆以毒人。

瑴音榷　筴音夾

乃諱言害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有諸侯代衛請免。言必見許。臣聞之。班相恤也。言位同班者必相愛恤。故能有親。君盍請衛君。請于晉釋之。以示親於諸侯。公說。行玉二十瑴。雙玉乃免衛侯。

又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迂也臧孫之為政也。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使書之以為三筴。簡書三通。存之以誌其過。

家語。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文仲其名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此文仲之善也。然猶有不

穀音耨
毀音鬼

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下展禽。即所謂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置六關。關名。文仲置之以征稅行人。妾織蒲。席也。妾而織席。言其貪利。三不仁也。設虛器。即所謂居蔡。藏以告吉凶。縱逆祀。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文仲不之止。祠海鳥。即祀爰居。三不智也。

按臧文仲立言不朽。見重當時。而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孔子惜之。竊位之責。又聖人誅心之論也。

蔡 國君守龜也。出蔡地。故名蔡。禹貢謂九江納錫大龜即此。

令尹 楚執政官名。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正直之義

子文 鬬穀於菟字也。伯比之子。出楚八世祖若敖後。故又氏若敖。

春秋左傳 莊三十年 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 緩也

楚國之難。（楚國之難，由家彊而國弱，故子文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又僖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名。）終朝而畢，不戮一人。（言其寬也。）子玉復治兵於蔿，（亦楚地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以矢穿其耳，言其嚴也。）國老皆賀子文。（子文將委政于子玉，以治兵之嚴，知其能任事，故賀。）子文飲之酒。蔿賈（孫叔敖之父）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卑舉以敗國，（言子玉輕躁，用之恐敗國。）何賀之有。〈又宣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執政。）乃速行矣，毋及於難。（言越椒為政，必

招亂而後已。故戒其族以速行避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豈不受餒。言必絕嗣而不享也。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為令尹。將攻王。秋。戰於皐滸。楚地。今屬湖北當陽縣地。伯棼即子越。射王。王使巡師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與鄖同。後屬楚。今湖北安陸縣地。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養也。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即雲夢澤楚地。今屬湖北雲夢縣。虎乳之。有虎來乳字之。䢵子田。田獵。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係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收子文歸。楚人謂乳穀。謂乳為穀。謂虎於菟。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即伯比所淫者。實為令尹子文。其孫子文之孫。箴尹楚官。克黃。子文

孫名。使於齊。還及宋。聞亂。鬭若敖氏滅。其人隨從之人曰。不可以入矣。家已破亡不可入楚。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復使齊之命。而自拘於司敗。拘於司敗以待罪。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念子文能治楚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使克黃復其位。改命曰生。易其名言猶更生也。

國語楚語鬭且楚大夫曰。昔鬭子文三舍去也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言其貧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乾肉一束。糗寒粥一筐。以羞進也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以設脯糗爲令尹常秩。成王每出增也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民多

鬷音宗

曠（空乏。）者。而我取富焉。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國策（楚策）莫敖（楚官。）子華曰。昔令尹子文緇帛（青色。）之衣以朝。鹿裘以處。（言衣裘極儉。）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言趨事極勤。）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不貪仕進。）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崔子（齊大夫崔杼也。謚曰武。齊丁公適子季子。食采于崔。因以爲氏。杼事齊惠公。有寵。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至靈公時爲大夫。）

春秋左傳（襄十九年）齊侯（靈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卽莊公也。）以爲太子。戎子（亦靈公之妾。）嬖。仲子（亦靈公之妾。）生牙。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遂東太子。（遂太子光徙之

東郭。齊侯疾崔杼微微服逆迎也光。疾病當公。疾時而立之立光爲齊君。秋崔杼殺高厚。崔杼得政。殺高氏以復仇。於灑藍齊地而兼其室兼其妻室。

〔又襄公二十五年〕齊棠公棠公爲小國之君屬于齊者。死偃東郭偃也。時爲崔杼家臣。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棠公之妻。而美之使偃取之。棠姜爲偃之姊。故崔武子使偃取之。將以爲己室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丁公爲崔杼祖。臣出自桓。齊桓公。不可。言崔武子與棠姜同姓。不可爲婚也。

武子筮之遇困之變卦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夫也。巽爲風。坎變巽。夫從風之象。風隕妻。風能隕物。是風能隕妻也。不可娶也。崔子曰。嫠也。寡婦也。何害先夫當之矣。言先夫已爲所隕。此時可無害。遂取之。莊公通焉。莊公又私與棠姜通。驟如崔氏以

崔氏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崔子因莊公欺侮之又以其閒伐晉又以莊公聞晉之難而伐晉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閒不獲隙以弒公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伺公閒隙夏莒子朝於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不與饗事乙亥公問崔子問崔子之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擊楹柱以爲節歌以招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不使衆人同入以便弒公閉門甲興甲士起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踰牆而走又射之崔子又射之中股反隊隊地隊于遂弒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繼書而死者二人。皆崔子所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史居在南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子側之。瘞埋莊公於北郭。後崔氏爲慶氏所滅。崔杼遂自縊而死。齊人尸崔子於朝以彰其罪。

陳文子陳須無也。爲齊大夫。敬仲之後。崔杼弑莊公。文子聞難出奔。至景公即位二年。然後復歸。卒諡曰文。

春秋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楚令尹。欲弭息也。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如齊。言欲息兵也。齊人難之。不欲息兵。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貳吾民矣。是好兵爭以貳吾民

也。將焉用之。齊人許之。

又（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讀作嗜。）酒。與慶舍（慶封子。）政。陳文子謂桓子（文子之子。名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言將何所得也。）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東莊也。時慶封有此木。堆積於道。桓子寓言慶封亡。已將代之執政。故以得慶氏之木爲比。蓋木爲良材。莊爲要路也。）文子曰。可愼守也已。（文子善其子不志於貨。可愼守其家也。）冬。慶封田於萊。（齊地。今屬山東萊陽縣。）陳無宇從。文子使召之。（文子知將有亂。故召其子歸。使得脫難也。）十一月。嘗（秋祭。）於太公之廟。（齊侯祭祖廟。）慶舍蒞事。（臨祭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即慶舍也。）公懼。陳須無以公歸。稅服（釋祭服。）而如內宮。（諸臣惡慶氏之專。藉是除之以順人心。非爲亂也。故既殺慶舍而遂奉公如內宮。）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後。康子父也。爲魯元卿。諡曰文。

春秋左傳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時聞晉侯疾。故備喪禮以行。蓋文子之過慮也。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按此所謂三思而後行也

又文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僕因國人因國人之不悅。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恐魯見逐。故以其寶玉來。將以行賂也。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對曰。行父季文子名。還反覆觀莒僕。莫可則也。無可爲法則之事。其人則盜賊也。盜其國之寶玉來奔。其器則姦兆也。姦宄不法之物。保而利之。則主藏藏姦也。以訓乖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可爲民之訓。是以去之。舜臣堯

饕音叨 餮音帖 魑音螭 魅音昧

舉八愷。和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使主后土。主地官。言平水土也。以揆度也。百事。舉八元。善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流四凶族。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言不開通也。少皡氏不才子。謂之窮奇。言其行窮。其好奇也。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惡獸名。言其凶頑無匹儔也。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亦惡獸名。言其貪財貪食之甚也。是謂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舜有大功二十。即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庶幾免於戾乎。

〔又〕宣十八年公孫歸父襄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文公十八年。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有寵。有寵于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藉晉人之力以去三桓。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

使我殺適（卽殺太子惡。）立庶（宣公本敬嬴所生。）以失大援者（南通于楚，不能堅事齊晉。）仲也夫（指襄仲。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爲其父罪，將以逐之。）臧宣叔（文仲子。）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宣叔名。）請去之。（時宣叔爲司寇，主行刑，言季文子自以歸父害已，故欲去之，何必藉辭，請爲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又成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不免于禍。）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敬諸侯則得天命。）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公以晉待之不敬，故欲叛也。）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晉與魯相近。）諸侯聽（聽命。）焉，未可以貳。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愛也。）我

晉條

乎。公乃止。又成十六年宣伯叔孫氏。通於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季文子。孟叔子。而取其室。盡得其家室。將行。時晉楚有鄢陵之戰。求乞師。公將赴戰。穆姜送公而使去二子。季孟二子。公以晉難告。公以將會晉伐鄭。不能去二子也。姜怒。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晉地名。晉人信魯宣伯之譖。遂執季文子。公還戰鄢陵事畢而歸。待於鄆。魯地。今山東鄆城縣。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請於晉而釋之。曰。夫二人者。謂季孫孟孫。二人。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宣成。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諸侯皆將不服矣。乃許魯平。赦季孫。

又襄二年夏齊姜薨（襄公嫡母）初穆姜（齊姜之姑）使擇美檟（梓屬）以自爲櫬（棺也）與頌琴（琴名以殉葬者）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言文子取穆姜自備之櫬與琴以葬齊姜非尊事君母之道）逆莫大焉（逆理已極）

〔又襄四年〕秋定姒（襄公生母）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季孫以定姒本賤器物不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而虞也）匠慶（匠人名）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不終事君之道）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名季孫欲自爲櫬）匠慶請木（請爲櫬之木）季孫曰略（不必以道取木略取可用）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匠慶以季孫令其隨意取木以爲定姒櫬匠慶遂用季孫自樹）

庀音匕

之木爲之而季孫亦不能止也。（又襄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在阼階西向）宰（季氏家宰）庀（具也）家器爲葬備。（總理家器將爲葬備見季氏貧無他物。）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宣成襄。）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按季孫行父相三君。而以忠儉名于魯。可謂賢矣。然彊私家而弱公室。小廉適足爲濟私之具。東門歸父謀去三桓。乃魯宣公方死。而行父即欲修舊怨以逐東門氏。曾謂賢者而有是乎。莒僕弑逆而以寶來奔。公命與邑而行父矯之。公固失之矣。而

行父執國政盍不以逆順告君奉君命以出諸境而乃逆鱗批駁。若專顯其長者何其自專如是也。且謂已有舜大功二十之一。豈人臣所宜出此。再傳而至季武子。遂四分公室而專其二。又傳而至季平子。遂逐昭公使死于乾谿。貽謀不臧。行父無所辭咎矣。

甯武子 名俞。甯莊子之子。爲衛世卿。卒謚曰武。

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 衛侯成公聞楚師敗。懼出奔楚。初。晉文公出亡。過衛。衛與曹皆不見禮。及入晉。侵曹。伐衛。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乃出其君以說于晉。至是楚人救衛。與晉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衛侯懼而出奔也。使元咺奉叔

牂章　守去聲

武衞侯弟奉使攝君事。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衞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元咺子。從公。公使殺之。殺元咺子。咺不廢命。不以殺其子而遂廢居守之命。奉夷叔即叔武。以入守。守國。六月。晉人復衞侯。聽其復國。甯武子時從衞侯出奔。與衞人在國之人。盟於宛濮。衞地。今屬直隸長垣縣。曰。天禍衞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天悔禍而誘拔衆人之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任也。牧牛曰牧。圉。馬曰圉。皆行者所需。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誘中心之天理。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各安其所。衞侯先期入。疑叔武果僭立。故欲先入國。甯子即武子。先。先入以安諭國人。長牂衞大夫。守門以爲使也。以甯子爲衞侯

所使。與之乘與共載。而入。公子歜犬華仲二人皆衛大夫。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欲出相迎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知叔武無罪。枕之股置尸於股。而哭之。元咺出奔晉欲愬于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輔衛侯相訟。鍼莊子衛大夫。為坐諸侯不躬坐獄訟。元咺亦不宜與其君對獄。故使鍼莊子代坐士榮亦衛大夫。為大士。治獄官。使質正元咺。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斷足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衣囊。饘、粥糜也。焉。蓋獄禁嚴密。故以食物置衣囊之中而後得入。甯武子每日以此為己職事。送食于衛侯。

〔又〕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晉侯怨衛侯。故使醫治疾而加毒焉。甯俞貨醫甯俞視衛侯衣食。知醫將來酖

瑴音榷

故以貨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屬醫酖。〕皆十瑴。〔雙玉曰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復歸國。按晉人既執衛侯寘諸深室。而甯武子不避艱險。以納饘為事。及晉使醫酖之。而甯武子又為之貨醫薄酖。得不死。始終出君于難。此所謂邪無道則愚也。〕

〔又〕〔僖三十一年〕狄〔北狄。〕圍衛。衛遷於帝丘。〔今山東濮州地。〕卜曰三百年。〔有三百年安居。〕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夏后啓之孫。〕奪予享。〔夢康叔來言夏后來此享祭。〕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享也。〕其祀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

〔又〕〔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皆詩小雅篇。天子宴諸侯之樂歌。〕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其故。〕對曰。臣以為肄業

愾音慨

玈音盧

習其樂歌。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當也。王所愾。愾，恨怒也。盡力以當王恨怒之人。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黑也。弓矢千。以覺明也。報宴。諸侯有是功。則有是賜。以明報功而宴之。則歌彤弓。今陪臣甯武子自稱。來繼舊好。君辱貺賜也。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罪也。言天子享諸侯之樂歌。非所以宴大夫也。故不敢干犯以取罪戾。

按甯武子事。多在成公之朝。成公時則皆無道時也。夫子蓋以有道陪說。原不必分指何時。或曰甯子本衛世家。衛文公時。父莊子爲卿。武子亦已出仕。故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亦自可通。然甯

子嘗無道時事更顯著耳。

伯夷叔齊。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姓墨胎氏。父爲孤竹君。夷齊者。其謚也。伯夷爲兄。庶子。叔齊爲弟。嫡子。

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名初。字子朝。爲商諸侯。地屬今直隸永平府。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名憑。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古者以木書死者姓氏。祭則設之。出兵則載之以行。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舉兵欲殺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在今山西蒲州府地。）采薇蕨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言武王以暴易紂之暴。）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徂往也）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汲冢周書〉夷齊隱於首陽山。支告之曰。肖子（指微子啓。）在。抑父師（指箕子。）在夷奄。即孤竹而君之。以夾煬（相夾而王燼。煬除也。燼亂。）王室之商可復也。夷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扣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將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

而何以採薇。爲天下爲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採薇而食。無乃顧死惜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

按伯夷叔齊讓國存仁。古今稱之。但國君承統嗣立。有土地之責。有宗祧之寄。而乃一曰遵父命。一曰重天倫。相與逃去不立。求仁則得仁矣。其如先人土地宗祧何。說者謂夷齊亦計有中子可立。先人宗祀可以不絕。土地可以不失。故皆逃以各成其志。使無中子。或中子而又一夷齊也。則夷齊必且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擇所立焉。其亦必有以

處此也。

微生高 魯人。或曰卽尾生高。尾生嘗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 味酸。亦曰醋。釀米爲之。釀菜柔之。亦可爲醋。以濟百味。

左邱明 魯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好惡與聖人同。受春秋于孔子。故作傳以發明聖意。名曰左傳。其文緩。其旨遠。然好引神怪之辭。韓昌黎云左氏之失浮誇。其信然歟。又采周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謀。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又曰春秋外傳。夫子沒。左子遂失明。漢時左傳始立于學宮。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左子。本朝因之。或曰。傳春秋者。乃左姓而邱明其名。論語所稱。乃左邱其姓。而明其名。似失之鑿。

褻

褎音袖
豻音旱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黑羊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示質樸也。中秋獻良良美也裘秋仲鳥獸毛毨之時因其良時而用之。季秋獻功裘入功所成之裘也。以待頒賜。〔禮記玉藻〕君衣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爲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皆以爲衛飾也。士不衣狐白。不敢僭君也。君子狐青裘以狐毛青者爲之。豹褎元綃元色之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塞外野犬褎。絞衣蒼黃色。以裼之。羔裘豹飾。飾其褎。緇衣黑色。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以上衣色皆同其裘色。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裼衣上雖加他服。必開露以見美。也。

四書考輯要卷六終

自 自 初 人 若 甚 使 曾 心 人 言 自